

# 謝里法心路歷程：台灣美術史與人文的反省

趙天儀

Shaih Lifa's Life Journey: Taiwan's Art History and Introspection / Zhao, Tian-Yi

## 一、前言

當國立台灣美術館有一位先生來電話，說 2008 年 3 月 9 日館方要舉辦一場慶祝藝術家、美術史家謝里先生的七十大壽的學術研討會，邀請我也寫一篇時，我竟然沒有思考，一口氣就答應了。結果，整個寒假，尤其是過舊曆年，都在嚴寒的冬天，我的工作進度非常緩慢。過去我討論過兩次謝里法先生，（一）謝里法先生獲第二屆巫永福評論獎，評審委員之一的我，奉評審委員會的要求，撰寫了一篇【謝里法著〈日據時代台灣美術運動史〉評審報告】，發表在吳濁流先生創刊的〈台灣文藝〉。（二）在日本 2001 年於東京外語大學第十五屆國際美學會協贊企劃 Symposium 在京都立命館大學舉行，我發表了〈近代台灣的藝術學〉，在台灣美術史方面，我提到了王白淵與謝里法。這一篇論文，中文版發表在台灣美學藝術學學會創刊號〈美學藝術學〉2002 年第一期。日文版發表在大阪大學〈美學研究〉2002 年第二號。（鄭夙恩譯）

為了撰寫〈謝里法心路歷程：台灣美術史與人文的反省〉，我發現有關謝里法先生的資料嚴重不足。首先，我造訪已退休的台灣大學數學系教授賴東升先生，因為賴老師當年曾經兩度留學法國，他們是舊識，我從他那裡找到了五本書；謝里法先生又託女詩人蔡秀菊帶來了一批書。我在台北幾個舊書店又挖到了寶，總算有一個眉目，開始閱讀，茲事體大，因為他的東西太多，非常豐富，我必須好好消化。

## 二、台灣美術的啟蒙

十多年前，我的雙親都已差不多八十多歲的高齡了，我回到台中的老家，媽媽忽然問我：「你認識楊啟東先生嗎？」我說：「我認識呀，他的兒子兩位我認識。」媽媽說：「楊啟東先生是我的老師。」原來我媽媽小時候在霧峰唸小學的時候，楊啟東先生從台中師範學校畢業就來教她們。同班同學便有林碧霜、林鶴年等。林碧霜當過台中縣議員，林鶴年當過台中縣縣長。林鶴年還是一位音樂家。〈台

中市市歌〉、〈台中縣縣歌〉，都是他作曲的。在小學的時候，台中市的美展，我常看到楊啟東先生的作品展出，因此，在我心目中便是一位台灣中部有名的畫家。

我在台中師範附屬小學唸書，台灣在終戰以後，第一任校長張錫卿先生，他便是一位書法家、畫家、雕刻家。他是我書法的啟蒙老師，曾經有兩年，中午時間，我們在他的指導下練習書法。他也常帶學生去寫生。

日據時期最後的十年光景，我們的老家有兩個地方；第一個是在臺中市榮町的大宗公司，專賣唱片與樂器，也是日本哥倫比亞、勝利公司唱片的特約店，提供台中市電影院及咖啡店唱片。我家櫥窗有大幅的貝多芬畫像，音樂欣賞室有托斯卡尼尼的一座浮雕像，據說是指揮家，專門指揮貝多芬的交響樂有名。第二個是在梅枝町的濟生藥房，阿公是中醫師，我也曾經在那裡位過，阿公阿嬤都住在那裡。

日據時代，我唸過一年村上幼稚園，四年的台中師範附屬小學以及短暫寄讀大里的國小。我們觀賞過許多美展，也參加過音樂會。台中當時的文藝界，音樂家有林鶴年、呂泉生、廖朝墩、吳博厚；美術有林之助、楊啟東、張錫卿、陳夏雨；書法有王學潛、施壽柏；文學有陳垂映、吳天賞、陳遜仁、陳遜章、邱淳光、巫永福等等。還有張文環、楊達、張星建，戰後有洪炎秋、張深切以及霧峰傳統文學〈櫻社〉，在我童年、少年時期，都已相當活躍。這些都是對我一種啟蒙，雖然我們還不瞭解這也是一種教養。

### 三、美術啟蒙者：《珍重，阿笠》

如果說畫家有一隻筆，但是，現代藝術從造形藝術來看；有油畫、水彩畫、水墨畫、膠彩畫，甚至版畫、雕塑，已不限於用筆了，而是渾身是勁，來從事藝術創作了。謝里法便是走上現代藝術家之路。從雕塑、版畫到垃圾美學，他似乎一直都在追求，一輩子的追求。

如果說作家也有一隻筆，然而，從打字機到電腦的發展，作家似乎也不用筆寫作了。不過，謝里法似乎還用筆來寫作，他跟我一樣，都還是屬於手工業的一群。然而，靠著一隻筆，他也寫了許多書出版。

我第一次認識謝里法這個名字，該是讀到〈珍重！阿笠〉這一部美術書簡了。我把它當作一部美術啟蒙的著作。因為我在高中到大學時期，台灣正在西方現代

主義的狂飆之下；現代詩、現代畫、現代音樂等等都在大談現代主義，許南村（陳映真）的序、謝里法的書簡，像當頭棒喝，敲醒了我對現代主義的迷夢，也破除了許多現代藝術的迷信。

謝里法在第九封信〈赤牛〉來了說：「阿笠，西洋美術對妳我的意義是：引導我們走進在向自己認同的那條路。通過了，所看到的台灣才更美好。」不錯，通過對西方美術的了解，回到對台灣的欣賞與創作，對我們來說，便是一個重要的啟蒙。

#### 四、迪化街長大的孩子：養子的命運

從新街，到日據時代的永樂町，以及現在的迪化街。謝里法走過了日據時期，也走過了戰後的國府時期。日據時期的末期，到戰後的六十年，謝里法已進入人生七十的年齡高壽了。

從謝家到呂家當養子，再從呂家回到謝家，養子的命運使他也備嘗人間的冷暖辛酸。散文家也兼畫家的施翠峰教授早年有一部少年小說〈養子淚〉，後來改名為〈愛恨交響曲〉，也是一部養子命運的血淚史。當然，不一定跟謝里法相同。恰巧該男主角也稱為林茂生，據施翠峰先生的說法，純屬巧合。不過，養子養女在台灣，過去曾經有許多不同的不幸的遭遇，令人惋惜。

謝里法著〈重塑台灣的心靈〉，曾經因以強調分離意識，鼓吹台獨思想，被當時的台北市長吳伯雄下令查禁。今改為〈台灣心靈探索〉重版。作為一位散文家，這一本書，真是文情並茂，抒寫了許多台灣人心靈的感受。茲例舉三點敘述如下：

##### （一）台灣史觀的發現

謝里法在台灣史觀方面有一個非常有意識的詮釋。他說：「老是輸的一方，有時反而是打不垮的一方；老是贏的一方，卻常經不起失敗，只要輸一次就得垮台。掠奪而來的族群雖然強悍，在爭奪過程中也佔盡優勢，卻缺乏漢族的「蠻皮」和韌力，也沒有漢族屈居他族之下成為被統治者的雅量，於是他們輸不起，輸了就得敗走。總結數百年的戰績，台灣島的爭奪是輸得起的贏了輸不起的，……」

<sup>1</sup>也就是輸下來的漢人，以及躲入深山的少數民族，他們是輸的一方，卻成為台灣島上這個土地著主人，也就是今日我們所謂的台灣人。

謝里法把統治者與被統治者，放在輸的一方成了被統治者，贏的一方成為統治者；贏的外來統治者走了，因為輸不起；輸的被統治者卻留下來當這塊土地的主人，他們認同了土地認同了被統治的命運。

## （二）跨越語文的一代

詩人林亨泰先生把他們那一代，從日本語言跨越到中國語言，稱為跨越語言的一代。謝里法認為跨越語文的一代，「無疑是語文閹割了一代人的智慧」，他從文學語文的跨越，也看到了藝術也有跨越的問題，而且有政治正確的問題。日據時代，東洋畫崛起，傳統漢畫沒落。戰後國府時期，中國水墨畫取代了東洋畫。不過，膠彩畫目前又再興了。謝里法說：「我們終將看到台灣的新美術，它反映台灣人生活的現實：對社會提出批判；回頭追尋歷史淵源；塑造現代人的容貌。從此逐漸與中國美術、日本美術分道揚鑣，走上自我的道路。」<sup>2</sup>台灣美術如此，臺灣文學也是一樣。

## （三）台灣是世界中的台灣

台灣已不是日本殖民地，也不是中國的後殖民地。謝里法提出「台灣是世界的台灣」。過去，台灣在日本或中國的隔離，現在應該是面臨世界的時代了。台灣應突破鎖國的枷鎖。台灣四面環海，在太平洋、巴士海峽、台灣海峽以及釣魚台海域，走向海洋，走向世界，該是一條生路。台灣文化是包容了多元的文化，中國文化只是台灣文化的一部份，謝里法已看出台灣新文化創造的出路。

綜上所述，謝里法的《珍重，阿笠》，如果說是一部美術啟蒙的書；那麼，謝里法的《台灣心靈探索》該是一部台灣文人的再啟蒙的讀物了。我說他是筆尖帶感情的散文家，說理與抒情並包，相當吸引讀者。

## 五、從台北出發：巴黎三劍客

---

<sup>1</sup> 參閱謝里法著《台灣心靈探索》第 129 頁。

<sup>2</sup> 參閱謝里法著《台灣心靈探索》第 196 頁。

台灣美術的發展過程中，台北與東京、台北與巴黎、台北與紐約，這是走向世界畫壇的管道。日據時期，台北與東京來往最多，其次可能是巴黎。但是，戰後國府時期，台灣青年藝術家，就可以直接到巴黎了。

台北－巴黎：巴黎三劍客是指廖修平、陳錦芳與謝里法。廖修平先到東京，後到巴黎，以版畫聞名。陳錦芳是台大外文系畢業，我們是舊識，猶記得我們即將在台大畢業前夕，陳錦芳同來找來數學系的洪成完，我們三個人到台大附近的照相館合照了一張三人組的相片。現在回想起來，陳錦芳當時的用意，令人回味。陳錦芳經巴黎，到紐約，第一次解除黑名單回台灣時，約了一些在台北的朋友聚餐，他看到我時，第一句話就說：「你還在寫詩嗎？」「還在寫啊！」我回答他。他馬上就說：「那你要不斷地戀愛哦！」我的「不斷的戀愛論」該是受到他的啟發而寫的。在陳錦芳出國期間，凡有中文書出版，我一定買來看。有時他也會寄書給我。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本他的「新意象派」(neo-iconography)的書。他把「新意象派」歸納為五點，可見他的氣派不凡。他似乎藝術與文學雙修，巴黎三劍客後來都到紐約，並且也都有機會回到台灣，而且一起籌辦巴黎文教基金會，每年頒發巴黎獎一名，鼓勵藝術創作，後來也增設了藝術評論。

謝里法從台北到巴黎，再到紐約，終於回到台灣台中定居。

「紫色大稻埕：謝里法七十文獻展」，今年在台中市國立台灣美術館展出，呈獻了他一生對藝術的志業。他展出了他一生的藝術創作，把國立台灣美術館幾乎佔滿了展示空間。另外就是他一系列的藝術評論及其他散文系列作品，可見他一生豐富的藝術生涯。

巴黎三劍客，在台灣美術史上，他們的表現實各有千秋，他們都已走過他們的青春期、壯年期，而都已步入銀髮期，而且老當益壯，各自實現他們在藝術上的志業與夢想。

##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六、從《日據時代台灣美術運動史》到《探索台灣美術的歷史視野》

巴黎三劍客本來都以創作為他們的志業，尤其是美術創作，廖修平專攻版畫，謝里法專攻雕塑、版畫，陳錦芳專攻油畫，但他們在造型藝術的發展，都是多元經營的。結果，他們都先後出書，回到台灣畫壇活躍。

謝里法著《日據時代台灣美術運動史》是一部台灣美術斷代史，同時也在台灣美術史的寫作上，豎立了一座值得懷念的里程碑。他的《探索台灣美術的歷史視野》是進一步的開展，並且與他的《台灣心靈探索》可以說相當類似，尋找具有台灣意識台灣精神的台灣史觀。台灣美術史的發展，尤其是日據時代，活動的場所難免以台北為中心，所以，台灣中部畫家楊啟東的建言是值得參考的。試把美術史分為下列的十種，並來跟謝里法的台灣美術運動史作比較：

- 一、運動史的美術史：台灣美術運動發展史。
- 二、傳記史的美術史：台灣美術家傳記史。
- 三、思潮史的美術史：台灣美術思潮演變史。
- 四、社團史的美術史：台灣美術社團活動。
- 五、風格史的美術史：台灣美術風格變遷史。
- 六、精神史的美術史：台灣美術精神發現史。
- 七、文化史的美術史：台灣美術文化探討史。
- 八、教育史的美術史：台灣美術教育教養史。
- 九、台灣史的美術史：台灣美術是台灣史的一環。
- 十、世界史的美術史：台灣美術是世界美術史的一環。

從以上所述，謝里法的台灣美術運動史，他比較重視運動、傳記、思潮、社團等項，而且建立了台灣史觀，對台灣人來說，台灣美術成為一種台灣人的教養，正如台灣文學的教養一樣。

## 七、從巴黎到紐約：世界美術巡禮

在台灣美術教育、台灣美術史也頗有建樹與著作的王秀雄教授，在《紐約的藝術世界》序中，推崇謝里法的美術書簡、《珍重，阿笠》、《台灣美術運動史》，以及《紐約的藝術世界》是他的三本力作。前兩書還引起了許多的討論與重視。

至於他的《紐約的藝術世界》，是他在巴黎四年以後，到紐約的一個重要的記錄。巴黎三劍客以先後到了紐約。因為世界美術館領風騷，已從巴黎轉移到紐約。

謝里法在「自序：在游離中找到的性格—七十年代的藝術」中說：『收集在這本書裡的文章，都是一九七八到七九年兩年期間，刊在「雄獅美術」和「藝術家」的兩個專欄。很巧這兩個專欄被安排在同時間開始刊登，所以談的都是以紐約為中心的當代藝術。「藝術家」雜誌的專欄叫「蘇荷散記」，雖然是分開的兩個專欄，談論的範圍又有大小的差別，但在寫的時候筆者心理上卻始終當它只有一個』<sup>3</sup>

謝里法《紐約的藝術世界》，(一) 藝術家之家——蘇荷；(二) 前衛藝術在美國；(三) 海外中國藝術家訪談。世界藝術的發展，從巴黎畫壇，轉到紐約畫壇，而紐約的藝術家之家，卻在蘇荷。全世家有三千到六千的前衛藝術家聚集在此，畫廊成為他們活動的中心。謝里法該也是其中之一吧！

## 八、垃圾、垃圾袋、垃圾美學及環境藝術教育

謝里法到了巴黎，才發現了台灣。謝里法環遊了世界，才發現了垃圾。美術史處理了人、事、物。人是藝術家，事是藝術家的活動，物是藝術家的創作，所謂的藝術品。謝里法的垃圾美學，垃圾是主角，整個演變過程，有如一首敘事詩的開發，也有如一件藝術品的創造過程；謝里法把垃圾的現實與想像結合，在物化、人格化，甚至神格化的世界裏，一切都是垃圾，美術館也難逃垃圾的命運。在現實世界裏躍物揚威的政治人物，也是垃圾。謝里法用垃圾來詮釋藝術理念，這樣一個新的美學，所謂垃圾美學，不禁令人拍案叫絕！同時也給環境藝術教育一個全新的啟示。

## 九、全台灣觀點的台灣美術史：《台灣美術地方發展史全集》

謝里法著《日據時代台灣美術運動史》偏重了以台北為中心的美術運動的發展，回到台灣，在台中定居以後，便開始思考全台灣觀點的台灣美術史，做為提案人，也是召集人的謝里法，促成了《台灣美術地方發展史全集》。全套有四個重要人物的序，即陳其南、陳郁秀、蕭銘祥以及謝里法四位先生的序。

---

<sup>3</sup> 參閱謝里法著《紐約的藝術世界》第4頁。

召集人謝里法的序：「地方史、地方史觀、地方主義」。他說：「當初我寫〈日據時代台灣美術運動史〉，從連載到出版，約在 1975 年到 78 年之間，寫史的條件不論資料或認知皆遠不如今天，出版之後自知不是一部十分完整的著作，遂一而再作了多次檢討，特別是撰史的立場及態度在以後的論述中亦有過幾回修正，今天看來史觀的偏差及推論的鬆懈，再讀之下連自己都感到羞愧。這一切或可解釋為著作時人在國外，寫的又是台灣的第一部美術史，藉此理由自我解嘲。直到 6 年前（1996 年）我定居國內，對台灣環境始有實際的了解，知道單靠個人之力整理歷史有無法克服的侷限性，尤其概括整個台灣的美術文化史，必須結合群力才能達成完整的歷史著作。尤其是當年從國外的距離和角度，所犯最大錯誤莫過於把集點集中在最顯眼的大都會，特別是政治首府台北，日後一度被批評是「台北沙文主義」史觀，而我亦無言自辯，如今唯一能作的只有重新編一部美術史以修正過去 20 多年來的誤失。構想是：把台灣美術作空間的區域劃分，以現有的縣市作為單元，每單元由一人或一組人負責撰述，各自依照美術發展過程分階段作成編年史。在此雖以縣市而稱之，實質上所劃分的應屬文化區域才更正確，而後從各區域的人文條件建立歷史視野，形成各地方自己的史觀，寫出來的雖只是地方史，總合起來則是一部完整而詳盡的台灣美術史。」<sup>4</sup>

從地方到中央，以全台灣的歷史觀點來看台灣美術史，已在《台灣美術地方發展史全集》呈現，提案人又兼召集人的謝里法功不可沒。

## 十、結語：對謝里法的祝福與期許

為了慶祝藝術家、美術史家謝里法先生七十大壽，國立台灣美術館舉辦了「謝里法與書寫台灣美術研討會」，並出版了《紫色大稻埕：謝里法七十文獻展》。在此本人以「謝里法心路歷程：台灣美術史與人文的反省」一文表示我由衷的祝福。同時在台灣，在台中市，為台灣藝術創作的未來，以及台灣藝術教育的發展，來共同努力與奮鬥！我以為教育是良心的事業，台灣「人」品質的提昇，有待我們這一代繼續耕耘，繼續努力。

---

<sup>4</sup> 參閱謝里法策劃、總召集《台灣美術地方發展史全集》謝里法序第 5 頁。